

文史资料选编

第四卷 政治军事编

第一册

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文史资料选编

第四卷

政治军事编

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第二册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史资料选编. 第4卷, 政治军事编(第一册)/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8

ISBN 7-211-04208-7

I. 文… II. 福… III. ①文史资料—福建省②政治事件—福建省—民国③军事史—福建省—民国
IV. K29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7829 号

政 治 军 事 编

ZHENGZHI JUNSHI BIAN

《文史资料选编》第四卷(第一册)

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福州市计委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斗西路 21 号 邮编:350005)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4.875 印张 4 插页 368 千字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800

ISBN 7-211-04208-7

K·337 定价:30.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民国海军·

- 旧中国海军派系的形成及相互倾轧 李世甲(1)
- 随“海容”舰参加各国联合军
在海参崴活动的回忆
..... 严寿华(15)
- 海军舰艇过庙街纪实 王贤楷(28)
- 北洋海军“楚谦”舰私贩烟土一瞥 陈景芎(32)
- 我在东北海军的回忆 范 杰(35)
- 东北海军历史简述 周昌弼(54)
- 参加东北同江防俄战役和“利济”军舰
抗日起义的回忆 范 杰(59)
- 海军陆战队的见闻和一段经历 李世甲(74)
- 在闽海军陆战队混成旅成立经过 杨廷纲(85)
- 海军陆战队沿革 陈培源(88)
- 海军陆战队讲武学校沿革 杨仲雅(95)
- 海军陆战队黄山、瓜山之役 吴舟孙(98)
- 我所知道的海军陆战队几件事 徐继潮(101)
- 我在海军陆战队的经历 刘刚德(108)
- 略述林忠的一生 吴家琮(131)

海军“沪队”独立见闻	严寿华(138)
对《海军“沪队”独立见闻》一文的补充	沈覲献(151)
海军“清党”时我在上海的一段经历	陈长钧(153)
海军“清党”中的一件事	陈景芎(155)
南京政府海军部成立后舰艇建设的情况	李世甲(156)
两广事变时在西江防桂的回忆	严寿华(162)
蒋介石乘“中山”舰回溪口见闻	刘崇平(165)
闽系海军的一次秘密反蒋活动	杨立(167)
抗战初期封锁江阴航道纪实	严寿华(173)
抗战期间海军炮队及炮台的分布 和活动情况	刘崇平(178)
马当要塞战役中的海军炮台	林家禧(189)
抗战初期驻厦门海陆军冲突之前因后果	杨廷英(193)
《海军整建月刊》的前前后后	蔡鸿干(199)
忆陈绍宽对旧中国海军建设的建树	程法侃(221)
我在舟山海军机构工作的回忆	罗冠群(229)
海军马江练营的几件事	魏应麟(250)
海军大学风潮见闻	曾国晟(255)
海军军官训练班二三事	林家禧(263)
福州海军艺术学校的一些情况	刘成筹(266)
1942年—1946年海军大事四十一则	陈景芎(268)
厦门海军造船所概述	韩玉衡(274)

我所了解的旧中国海道测量工作	黄剑藩(282)
30年代初长乐人民反对溉田局的斗争	徐吾行(290)
回忆萨镇冰先生	刘浑生(298)
萨镇冰先生轶事	萨伯森(306)
忆萨镇冰先生的一件事	檀仁梅(310)
李宗仁特访萨镇冰先生	萨伯森(312)
我所知道的萨镇冰先生	陈国璆(314)
附	
略谈洋屿汉军水师旗营	刘传标(343)

·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

“闽变”这一幕	林植夫(359)
回忆福建事变及我与蔡廷锴先生的关系	傅柏翠(377)
有关“闽变”时“生产人民党”的资料	傅柏翠(382)
我任福建人民政府最高诊所主任的经历	麦汉永(385)
十九路军经营闽西的一些见闻	陈天祥(396)
福建人民政府五十七天纪略	蔡耀煌(403)
我参加“闽变”的一段经历	葛越溪(408)
福建事变侧记	魏中天(410)
“闽变”中参与组织“福建自治军” 之前后经历	池步云(414)
文山女中校长黄文玉助余心清脱险记闻	

.....	邓碧玉(416)
十九路军一部从福州撤退之所见	任贤俊(418)
“闽变”见闻及张宜松被害经过	黄 亮(421)
十九路军在永春	陈竞澜(423)
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驻永侧记	许礼贵(435)
一场庆祝会及其余波	林宗汤(440)
福建事变前后的仙游所见	余启鏊(443)
“闽变”中之二三见闻	黄钟英(449)
在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第四六三团	
任职经历忆略	苏伯衡(451)
对《在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第四六三团	
任职经历忆略》一文的订正	李汉中(454)
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进驻连城	
及朋口战役经过	高强斌(456)
国民党军第五十六师进攻延平之役简记	
.....	郑 正(458)
十九路军总部参谋长黄强等	
枪杀林惠元真相	林柏舟(463)
十九路军重修洛阳桥	李牧之(468)

旧中国海军派系的形成及相互倾轧

李世甲

一 海军派系的形成

1. 闽系海军的形成

旧中国的海军,创始于马尾,发轫于闽疆。即在前清,各省水师,亦以福建为独盛。辛亥以后,北京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海军总长、总司令、部长,绝大多数均属闽人。从南京临时政府海军总长黄钟英起而至北洋政府海军总长刘冠雄、萨镇冰、李鼎新、林建章、杜锡珪,再至国民党南京政府时代之杨树庄、陈绍宽,闽人接踵当权。其中各人的政治背景,相当复杂,大体而言:刘冠雄以依靠袁世凯起家,袁倒而刘去;后又投皖(段祺瑞),皖败而刘又去。萨镇冰则为过渡人物,周旋于直、皖、奉军阀之间,虽先后两度任过海军总长,一度代理国务总理,但无足轻重。其后杜锡珪继起,曾任海军总长,且短时期代理国务总理。北洋政府垮台,杜去职。继而,杨树庄投靠蒋介石,杨死,陈绍宽继任,在历任海军部长中,陈任期最长。闽系海军与各派系间的门户畛域之分,由来已久,自南下护法闽籍海军官兵被逐,王崇文在东北被迫去职,闽籍官员毛钟才、林舜藩、林培熙等因受歧视而在东北海军不能立足等等之后,闽系海军对于排斥各派系海军,更加坚决。1929年4月,当蒋介石批准杨树庄、陈绍宽的请求,成立海军部时,陈电我飞往汉口(时我任“通济”练习舰舰长),密商海军部的组织法和人事问题。后来

陈和我同往上海,向在虹桥疗养院养病的杨树庄汇报请示。当时海军部设有七司二处的组织,报行政院发表的海军部少将司、处长以上官员,闽人就占去六司一处:总务司司长李世甲,军衡司兼军务司司长杨庆贞,军械司司长林献炘,舰政司司长唐德炘,海政司司长许继祥,经理处处长罗序和;仅军学司司长吕德元(兼编辑处处长)非闽人(吕,江苏人,留英出身,他还是因与陈绍宽有同学关系而被任用的)。舰队方面,陈自兼第二舰队司令,陈季良兼第一舰队司令,练习舰队司令陈训泳,鱼雷游击舰队司令曾以鼎;上中校以上主要舰长,如“应瑞”舰长林元铨、“海筹”舰长李孟斌、“通济”舰长高宪申、“靖安”舰长欧阳勳、“江贞”舰长陈宏泰、“永健”舰长陈永钦、“楚同”舰长陈秉清等等,无一不是闽人,虽有少数外省籍人员任舰长如“海容”舰长王寿廷(江苏人)等,也是因与陈绍宽系同期同学的缘故。至于兵员的补充,自杜锡珪领导海军起,海军练营、海军陆战队补充营即设在福州马尾、长门,所以各舰队的水兵与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也几乎均为闽籍。闽系海军的一切规章制度,胥以英国的马首是瞻,其重要将领,大半出自留学英、美的海军学生。这是以英、美作为背景的闽系海军的由来。

2. 青岛系海军的形成

1917年,由于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苏俄政府首先宣布废止帝俄时代对中国的平等条约。1918年北洋政府徐世昌总统批复海军部少将参事王崇文(闽人,徐世昌在清末任奉天巡抚时,王为奉天候补道员)收回黑龙江航权建议的条陈,飭部办理。当时海军总长刘冠雄批准了王的建议,并委王为吉黑江防舰队司令,设司令部筹备处于哈尔滨。这时正当各帝国主义国家出兵干涉苏俄革命,海参崴及黑龙江沿岸一带的水陆要冲地点,均被日本干涉军占领。而我国东北,自日俄战争后,已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王崇文赴东北履新之时,邀请沈鸿烈(鄂人)任该司令部上校参谋长(沈与王系北京海军部的同事,早岁留学日本,在日本海军

中有不少同学故旧),委其侄女婿林舜藩为中校副官长,并由北洋海军调出“江亨”(舰长陈世英,闽人)、“利捷”(舰长毛钟才,闽人)、“利绥”(舰长林培熙,闽人)、“利川”(船长林添寿,闽人)4艘船,由“江亨”舰长陈世英(即陈季良)任舰队长率各舰船由上海驶往海参崴。时北洋政府亦参加干涉苏俄革命的联合军,在海参崴驻有中国海军代将林建章的旗舰“海容”号,由林向各有关方面疏通后,吉黑江防舰队通过黑龙江,进抵松花江。但东北地区,原属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地盘,刘冠雄没有得到张的同意,擅自委派东北的海军大员,自然引起张作霖的不满。而沈鸿烈到任后,对张作霖却多方讨好,不久即被委兼任奉天督军署的航警处处长,因此沈鸿烈名义上是王崇文的幕僚长,而实际上却以航警处处长的职权,驾驭王崇文。而王本身,在东北两年,曾有贪污腐化问题,沈即向张作霖揭发,由是张在反手间把王崇文一脚踢开,由沈鸿烈取而代之。沈素具野心,在他掌握东北海军实权后,乃在葫芦岛设立海军基地,开办海军学校,添造舰船,大肆招兵买马,设立东北海防舰队,在秦皇岛、营口、牛庄一带活动。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起,直系吴佩孚战败,张作霖率部入关,占领北京,令沈鸿烈率东北海军舰队进入渤海。沈乘奉系战胜的余威,一举而吞并直系的渤海舰队,收编温树德的“海圻”、“海琛”、“肇和”等舰,设东北海军司令部于青岛,并自兼舰队副司令(司令为张学良)。这时,吉黑江防舰队司令交由舰队长毛钟才升任。至此沈已完全霸占渤海湾及其以北的江海地区。温则随吴佩孚的倒台而逃往大连作寓公。后来沈即在青岛设立海军造船所,把葫芦岛的海军学校也搬来青岛,一面成立海军陆战队,进一步扩充实力,以与闽系海军相对立。其舰队一切制度,则师承日本,沈的身边重要将领,如凌霄、谢刚哲、黄绪虞、刘田浦等人,均出自留日的海军学生。奉系军阀失败之后,沈鸿烈先则依靠山东军阀张宗昌,仍旧盘踞在渤海湾称王称霸;国民党统治时期,沈投入政学

系,与杨永泰、张群、陈仪、熊式辉等亲日派相勾结,曾出任青岛市市长,抗日战争期间,并担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和国民政府农林部部长职务。东北海军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就已成为旧海军的一个独立王国。这是以沈鸿烈为首,依靠奉系军阀起家,以亲日作为背景的青岛系海军的形成的过程。

3. 粤系海军的形成

1917年,由于北洋军阀段祺瑞政府解散国会,孙中山先生在南方酝酿护法。这时刘冠雄以依附皖系,再起而为海军总长,程璧光(粤人)被挤下台,乃与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懌(闽人)等一起率“海圻”、“海琛”、“永丰”、“永翔”、“楚豫”、“飞鹰”、“同安”、“豫章”、“舞凤”、“甘泉”等舰艇南下参加护法。程抵广东不久,被刺于海珠码头殒命(原因不明),林则任护法军政府六总裁之一,而把舰队司令交由投粤的“肇和”舰长林永模担任。林等南下之后,与驻在闽厦的北洋海军练习舰队司令蒋拯、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颂庄(均闽人。林葆懌当时只率一部分主力舰投粤,所余部分则组成海军第一舰队,林颂庄经刘冠雄推荐任舰队司令,我当时任该舰队司令处副官)暗通款曲,且腐化堕落,为护法军政府所闻。孙中山先生乃授命温树德(鲁人)、陈策(粤人)两人,联络非闽籍的海军官兵,组织抢船运动。温原系随林葆懌南下护法的“同安”舰长,陈则原为广东地方海军将领,其实力仅拥有一些炮艇和鱼雷艇若干艘,在珠江流域活动。温、陈受命之后,乘林永模等不备,先夺“海圻”、“海琛”、“肇和”三舰,进而制服诸舰,并驱逐所有闽籍的海军官兵,这是1920年的事。温树德以夺船有功,旋即升任南方护法军政府的海军舰队司令。1923年,温被直系军阀吴佩孚所收买,率“海圻”、“海琛”、“肇和”、“永翔”、“楚豫”、“同安”等舰北降,驶抵青岛,成立渤海舰队,仍由温任该舰队司令,归吴佩孚直接指挥,而不隶属于北京政府海军部(时海军总长为闽人李鼎新)管辖。南方护法军政府自温树德率舰北投,所留下的海军仅“飞鹰”、“豫章”、“永

丰”(后改名“中山”舰)、“舞凤”、“甘泉”等舰船,为陈策所控制。国民党统治时期,陈策先则投靠蒋介石,后则转归陈济棠。这支舰队,终抗日战争以前,始终盘踞在南海一带,独树一帜,主要成员均出身于黄埔水师学堂,其官兵教育训练和舰队制度,均仿照英国。这是以陈策为首,依靠广东地方势力的粤系海军的形成过程。

4. 电雷系海军的形成

1933年,蒋介石委任其拜把盟弟欧阳格在江阴创办军政部电雷学校,蒋自兼校长,以欧阳格任教育长。欧阳格,江西人,毕业于烟台海军学校,原系南下护法的某舰尉级舰员,1920年因随温树德、陈策等参加抢船运动,不久升任“豫章”舰中校舰长,从此成为闽系海军的对立人物。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先生蒙难时,蒋介石由沪赴粤,欧阳格乘间趋奉,与蒋结为拜把兄弟。其后北伐成功,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蒋为布恩于欧阳格,思在海军方面为其封官,又格于陈绍宽对欧阳格的成见,所以决意另行创办军政部电雷学校,以安置欧阳格。陈绍宽事前获闻此讯,乃另具扩充海军水鱼雷营计划,请蒋批准,原拟以此遏制欧阳格,不意为蒋所搁置。欧阳格受蒋之命创办江阴电雷学校后,乃另起炉灶,其用人一本非闽系者而用之的原则,如以冯涛(浙江人、烟台海军学校毕业)任参谋长,以冯滔(粤人)任某要职,以刘勋达(江苏人)任练习舰总教官,并大肆拉拢反对陈绍宽的人物,如萨福畴、包鸿逵等(均闽人),引为心腹之寄。甚至招收电雷学校学生,都不要福州人。聘请德、意顾问,向意大利洽购潜水艇、鱼雷快艇等,并造有几艘练习舰,稍具规模。电雷学校直接归军事委员会管辖,不隶属海军部,其所有设施及运作,听从德、意顾问的设计与指挥。这是以欧阳格为首、依靠蒋介石、以德、意作为背景的电雷系形成的情况。

二 各系海军之相互倾轧

旧海军各派系的形成,都与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因素有关。在四个派系中,闽系海军一贯居于当权派的地位,它拥有海军第一、第二两个舰队和练习舰队(大小舰艇 50 余艘)及两个海军陆战队独立旅的实力。它占据着福建的东山、金门、厦门和马尾等地,自吴淞口以南迄于海南岛之间的沿海洋面,以及长江流域均为其势力范围。其次为青岛系,它拥有吉黑江防舰队和东北海防舰队,有大小舰艇 20 余艘,它以青岛为大本营,自渤海湾以北,迄于黑龙江流域,均为其势力范围。粤系则仅有广东地方的几艘船只和由温树德率舰队北投时所分化出去的几艘舰艇,力量不大,以珠江流域和雷州半岛一带为其势力范围。电雷系历史最短,为各派系中后起的新兴力量,主要活动于江阴一带。足以与闽系海军抗衡的,是为青岛系(即东北海军)。闽系海军与各派系海军的倾轧,其共同性为争夺旧海军控制权的斗争,而与青岛系之间的倾轧,则较尖锐激烈。兹略举数事言之。

1. 垄断海军学校的招生、选派出洋留学生及海军兵源的补充

旧海军先后在马尾、烟台设有海军学校,校长和重要教官,大多数均为闽人担任。在南京海军部未成立前,海军学校的招生,由马尾、烟台两校直接自行办理。南京海军部成立之后,为示大公无私起见,采取由各省省政府代为初考后,送由海军部进行复试,录取名额由海军部决定的办法。而内地各省实际上很少保送,大部分均落在沿海省份,复试结果,总是以福建人为最多;更因为海军部规定:凡海军中校级以上官员的嫡系子弟,可以直接保送应考,中校级以上的官员既多为闽人,所以考生必然以闽籍占优势;后来实际上,又不只限于中校级的嫡系子弟,凡是海军人员、士兵,都可以保送,甚至亲戚、朋友的子弟,冒充嫡系子弟的关系,保送应试,

也是常见的事。如江南造船所上校副所长陈藻藩(闽人),把其妻弟林君颜冒充南京海军部上校科长林焕铭的嫡系子弟保送应试;又如江南造船所工务课少校课员李仲杰,把其子改姓冯,由海军中校冯玉藩(闽人)作为嫡系子弟报送应试等等。而海军部招生考试委员会在考试中,对闽籍应试学生,亦加以优容。我就有一段这样的经历:1907年春天,烟台海军学校在上海水师提督衙门招生,那年,我才14岁,我父亲带我前往上海投考。报名后,立即进入考场参加考试,主试官是时任水师提督的萨镇冰。考试只考汉文,试题为《孙子兵法》里的“勿恃敌之不我攻,恃我有所不可攻也”。我看到题目莫名其妙,由是递交白卷,离开考场,当我走到衙门的门房,中军(等于过去海军部的副官长)蒋拯追出问我道:“你想到海军学校读书吗?”我答:“我特地从福州来此投考,不想何干?”蒋拯再问:“考得如何?”我答:“递了白卷。”蒋拯又说:“明日再来,给你再试,好吗?”我问:“果有此事吗?”蒋说:“即便来吧。”第二天我又到了上海海军提督衙门,看见任光海等一些福州人和我一样同在考场外徘徊,等到点名入场,果然有我的份。这一天萨镇冰改以《射人先射马》为试题,我写了100多字就交卷,过了几天,我就被录取了。早期类似我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就是后来,为照顾闽籍考生而定试题,也不是没有的。

旧海军统治者对于派遣出洋留学生、培养海军人才一向是重视的,闽系海军凭借当权派的地位,对选派出洋留学生,进行操纵包办。1929年,陈绍宽在“开诚布公,用人唯贤”的名义下,由海军部组织成立留学生考选委员会,我和军衡司司长杨庆贞、军学司司长吕德元等,都兼任委员会的委员,陈绍宽自兼主试官。当时通令各舰队保送出身海军学校、精通各派遣国的语言和任职二年以上的尉官级军官,来部应试。但这是官样文章,实际上,主要看在马尾、烟台海军学校毕业时的名次和在舰上服务时与舰长、舰队司令的关系来决定的。这就使绝大部分的留学名额,都落到闽系海军

人员的手中。所以自 1929 年至 1937 年,保送至各国留学的人员中,除邓兆祥(粤人)一人外,均系考选委员会一手办成,实质上是陈绍宽个人的裁决,所选派出的留学生大多数都是闽籍人员。

旧海军的兵源,一贯采取军阀式的募兵制。募兵有两种:一是招募各舰只的水兵,由海军练营主持其事;一是招募海军陆战队的士兵,由海军陆战队补充营负责办理。海军练营早期设在烟台,当时所募的水兵,一部分来自山东,一部分来自福建。1922 年,杜锡珪任海军总司令时,由于温树德舰队占据渤海湾,闽系海军对于烟台海军练营,已鞭长莫及。杜锡珪为着巩固闽系海军的基业,把练营移设马尾。此后所招募的,纯属闽籍练兵。陈绍宽当部长后,对于海军练营的募兵,更允许以舰队士兵介绍其亲属入伍,陈曾对我说过:“招募练兵,最好招收农村青年,以便于管教。”至于海军陆战队的士兵,则从杨砥中任海军陆战队统带时起,也主要在福建招募,同时从福建的“民军”中吸收部分人员。总之,自 1923 年以后,在闽系海军的垄断下,无论舰只的水手和陆战队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闽籍的子弟。

闽系海军垄断海军学校的招生、选派出洋留学生及海军兵源的补充,是对付其他派系海军,以及培养闽系的接班人,企图把持、世袭旧海军统治权的根本措施。

2. 在用人行政上 对各派系海军进行排挤

旧海军用人,有一套人事法规,在陈绍宽主政时代,系沿习英国海军的人事制度。法规规定:用人以学历和海上资历并重,凡海军行伍出身的,最高不得叙过中尉级的军衔。而在学历之中,又有暗的一套,即以英、美留学生为第一流,其他各国的留学生为二、三流。海上资历则规定得更严,如上尉升少校,非有四年半的海上勤务不可。所以如青岛系将领沈鸿烈、谢刚哲、凌霄诸人,在青岛系自己封官是将级,而依照海军部的人事法规铨叙,他们的海上资历都很不够,只能叙至中少校级的军衔。而闽系海军人员在留学英

美者中占有多数且一般资历较深,这种重视学历和海上资历的人事制度,就成了闽系海军扶植亲私、排挤各派系海军人员的工具。

1929年春天,蒋介石为排除异己,削弱国民党各派系的军事力量,在南京成立国军编遣委员会。海军方面也相应组织了海军编遣委员会,由时任海军总司令的杨树庄为主任委员,青岛系的凌霄、粤系的陈策为副主任委员,陈绍宽、陈季良、谢刚哲等均为委员,设海军编遣委员会办事处于上海。在杨树庄代理福建省政府主席公出期间,由陈季良代理主任。国军编遣会议期间,撤销了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编制。这时陈绍宽却被任命为海军署中将署长,隶属于军政部管辖。在海军编遣会议期间,闽系海军趁机对青岛系、粤系施加压力,提出旧海军统一方案,要求海军的军政、军令权,统归中央管辖。闽系海军的这个方案,实质上是要求各派系海军服从于闽系的节制(因为闽系海军统治者,即是国民党中央海军的当权派)。因此遭到对方的强烈反对。国军编遣会议开了几个月,对海军方面,结果只在形式上把各派系海军舰队的番号调整一番。闽系海军舰队,即原来海军第一舰队、第二舰队、练习舰队,番号不动;青岛系的舰队(即东北海军)则编为第三舰队,粤系的舰队编为第四舰队。这时,在南京成立海军部,表面上军令、政令应归海军部统一指挥,但事实上,青岛系向来就没有对海军部使用过第三舰队的番号。而陈绍宽对第三、第四两舰队,所有发出的军政命令,粤系有时敷衍对付,青岛系则根本不理,所以编遣会议过后,各派系仍旧各据一方,各自为政。闽系海军统一全国海军的企图,始终没有办法实现。

3. 扩充实力 以武力对各派系海军进行压制

扩充实力,是闽系海军的基本政策。1927年3月1日,闽系海军易帜,投靠国民党。4月6日,北洋军阀政府指使沈鸿烈率“海圻”、“镇海”两舰南下,偷袭驻泊在吴淞口的闽系海军的“海筹”(舰长陈训泳)、“应瑞”(舰长萨福畴)两舰。当时吴淞口外,原泊有

英国的航空母舰一艘和外国商船,6日傍晚,忽驶来一艘日本的巡洋舰,停泊在英航空母舰之后。“海圻”、“镇海”深夜熄火窜入,躲在日舰侧旁,筹、瑞二舰值勤官兵均不知觉。接着日舰熄火驶出,“海圻”开灯,佯作日舰(这种举动,显系青岛系事先与日本有所勾结)。7日上午,“海圻”、“镇海”二舰开炮集中轰击“海筹”(因为3月1日闽系海军归附国民革命军易帜的通电,是由“海筹”旗舰发出的,沈鸿烈认为杨树庄必在“海筹”舰上,殊不知上海在3月底已被国民革命军东路军何应钦部和白崇禧部所占领,杨树庄在发出通电之后,便回到高昌庙原海军总司令部去了),“海筹”、“应瑞”亦开炮还击,但“海筹”受到突袭,负伤颇重,官兵死亡很多。4月6日下午,蒋介石乘“楚同”军舰(我任舰长),在“楚有”军舰护送下,由九江经南京来到上海,杨树庄来舰迎接,为蒋杨第一次晤面。蒋来到上海之后,曾召开几次秘密会议,杨树庄均奉召参加,个中情况,讳莫如深(但过了几天,上海即发生“四·一二”反共大屠杀,秘密会议的内幕,可想而知)。7日上午,我闻到炮声,乃以电话与杨联系,杨命我即速前往。当我与杨晤面时,他已命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时陈在通州江面扫荡北渡之敌)率“海容”、“应瑞”等舰驰往追击,一面令“楚同”和“楚有”二舰驶出加入战斗。闽系海军诸舰,在陈绍宽的率领下,先后赶到吴淞口外大戢山洋面,而“海圻”、“镇海”均已远遁。“海圻”在北返中竟绕道杭州湾洋面,俘走闽系的“江利”军舰(时由闽驶沪,舰长彭瀛)。闽系海军经此次挫折,与青岛系的仇恨更深。陈绍宽、陈季良和我等,一致主张扩充实力,徐图报复。

4月中旬,蒋记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与汪记汉口国民政府相对立,杨树庄电令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率舰队驻防扬子江,保卫南京;吴淞口防务,则召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前往接替。陈季良由闽率舰驶抵吴淞口后,曾致电沈鸿烈责其荒谬行为,电文略谓:偷袭之举,非光明磊落行为,我兄果欲较量,请倾率舰队,在东海一决胜